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一至二百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一

畫二

宗測　袁倩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宗測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測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横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絶出南齊記

袁蒨

齊袁倩陳郡人時南康郡守劉繪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神恍惚遂成癎病醫所不療袁倩善圖寫畫人面與眞無別乃令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肰如偶寢密令媪姏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謝赫畫品

梁元帝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讃任荆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

之事序具本集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鸛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出名畫記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衆藝善書畫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畫記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

武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

遣僧繇傳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

有栢堂僧繇畫廬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頼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

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樂寺畫

四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

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

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

亭其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云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爲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載出名畫記

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汙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

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載

高孝珩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絶為周師所虜授開府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畫記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閤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畫馬於壁夜聽聞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嘗圖龍於素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棊通神號為二絕出名畫記

劉殺鬼

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

州刺史名見北齊書出名畫記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邉四面是稱三絶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伏光明寺改為大雲寺在長安懷遠里也出名畫記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裳為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顔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京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懐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泊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

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出談賓録

閻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與凡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前間以鎮九五岡之氣猶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

詭怪之狀立本畫國王粉本在人間昔南北兩朝名手不足過也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淩煙閣功臣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製之俗傳慈恩畫功臣雜手成色不見其蹤其人物鞍馬冠冕車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師鄭法士實亦過之後有王知慎師範甚有筆力閻畫神品

出唐畫斷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閻立本為右丞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又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

史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出大唐新語

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虚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出大唐新語

又梁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恥之於是聚錢數十萬貨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于代出國史纂異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閻立本擅畫名稷每畫蹤閻令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讚見在又聞蜀郡多有畫諸佛菩薩青牛之像並居神品出唐畫斷

尉遲乙僧

唐尉遲乙僧土火羅國胡人也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巧妙薦之闕下云其國尚有兄甲僧未有見其畫蹤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間功德叉凹垤花西面中間千手千眼菩薩精妙之極光宅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然其畫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國之象無中華禮樂威儀之德出唐畫斷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

學冠絶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絶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臻上品出唐畫斷

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

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出國史補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是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妙絶鳥獸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寳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

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

韓幹

唐韓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内廏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龍之質畫噴玉之竒九方之識既精伯樂之相乃備且古之畫馬有周穆王八駿圖國朝閻立本畫馬似模展鄭多見筋骨皆擅一時之名未有希代之妙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域

名馬重譯累至然而砂磧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内廏有飛黄照夜浮雲五方之乘竒毛異狀筋骨既同蹄甲皆厚駕御歴險若轝輦之安馳驟應心中韶頀之節是以陳閎貎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真居妙品上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薩西院佛像寶聖寺北院二十四聖等皆其蹤也畫馬髙會菩薩西院鬼神

等神品出唐畫斷

又幹閒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為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出獨異志

建中初曾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

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帀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年乃成泥錢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二

畫三

吳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畧宗師張僧繇千變萬狀縱横過之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餘間變像即同人相詭狀無一同者其見在為人所覩之妙者上都興唐侍御注金剛經院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賢西面降魔盤龍等又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妙絶當時朱景玄云有舊家人尹老年八十餘嘗云見

吳生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當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競候觀之縛闌施錢帛與之齊及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諠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縱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又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劒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絶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若

造化故杜員外甫詩云妙絶動宫牆也又𤣥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驛遞令往冩貌及迴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𤣥宗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吴道𤣥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吴生常持金剛經自此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吴生真於講席衆

人之中引吳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伏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張懷瓘云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出唐畫斷

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

數十丈若電光下射㚇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出盧氏雜說

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趺心花為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

畫并書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于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壻是房郎未解芳顔意欲狂見説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出盧氏雜說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刱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

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出明皇雜録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之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唯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亦一時齊下一為

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霧勢踰風雨其槎枿鱗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合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逺也極天之淨圖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題記精巧之跡也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

又後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員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裹矣唯得兩幅

雙栢一石在馮嗟惋久之出名畫記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玄宗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絶當時玄宗射豬鹿兎按鷹等并按舞圖真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宫肅宗真容匪唯龍頭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國朝閤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咸宜觀天尊殿内畫上仙圖及當時供奉道士等

真皆其蹤也又曾為故吏部侍郎徐畫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絶無並唯冩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玄宗時獵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

在人間英妙之極也夫以百獸之性有雄毅逸羣之駿有馴擾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異前輩或狀其怒則張口善則垂頭若展一筆以辨其性情奮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韋公能之異獸圖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觀無畫處其畫獸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盧稜伽

唐盧稜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

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衆貲棱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鋭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出名畫記

畢宏

唐畢宏大歷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為右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出名畫記

淨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内外游自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内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虵汗煙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出酉陽雜俎

資聖寺

資聖寺中門窗門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舞圖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讚東廊北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船和循絕妙團塔上菩薩李貞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上戎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詞人作諸畫連句栢梁體吳生畫勇矛戟攢出奇騁變勢萬端蒼蒼鬼

怪層壁寛覩之忽忽毛髮寒稜伽劾之力所㢋李真周
昉優劣難活禽生卉推邊鸞花方嫩彩猶未乾韓幹變
態如激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新畫何漫汗出酉陽雜俎

老君廟

東郡北邙山有玄元觀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
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
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
丹青妙絶古今無比杜工部詩云配極玄都閟憑高禁

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
旁山河扶繡戸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
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
羅迴地軸妙絶動宮牆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冕旒
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
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早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
死養拙更何鄉出劇談録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説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旂經千里間陜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

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駞猫猴豬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絶焉出開天傳信記

崔圓壁

安禄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尅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名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勲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

極能事故皆獲寛典至於貶降亦獲善地出明皇雜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三

畫四

康廣　范山人　韋叔文

保壽寺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授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汙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

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于雲韶院出酉陽雜俎

先天菩薩

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嘗於奥室禪堂白魏云先天菩薩

見身此地遂節灰於庭一日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畫樣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陽雜俎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臯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陵江雙松一栢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屛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上上品出畫斷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揚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之表初稱處士謁盧黄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得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顧況

唐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工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默為副

出尚書故實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節制之後好屬學畫窮丹青之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長兄晧善騎射隨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執金吾時德宗修章敬寺召晧

謂曰卿弟昉善畫朕欲請畫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經數日帝又請之昉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觀覽寺抵國門賢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絶無不歎其妙遂下筆成之為當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皆稱美後又請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於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得

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畫之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令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云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佛殿前面兩神皆殊妙也後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常於夢中見其形像畫子女為古今之冠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武按舞圖獨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問禮圖降真圖五星圖撲蝶圖兼寫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軸至多貞元末新羅國有人

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馬鳥獸竹石草木不窮其狀也出畫斷

范長壽

唐范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月令屏風是其製也凡山川水石牛馬畜類屈曲遠近牧放閑野皆得其妙各盡其趣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彥悰續畫品云博贍繁多未見其能也其畫並妙品上又時號

何長壽齊名次之出畫斷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兾州人性好學時周昉任趙州長史遂師事焉二十年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寳歷中修己應明經舉以昉所授付之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名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拾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審幽無不顯矣又嘗畫

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窓作靚繁陰合再盻真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和自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品出畫斷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觀其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

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極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畫斷

張萱

唐張萱京兆人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位置亭臺竹樹花鳥僕使皆極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攄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秋葉黄也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

綃上幽閑多思意逾於象其畫子女周昉之難倫也貴公子鞍馬等妙品上出畫斷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遊江湖善畫山水松栢雜樹性踈野好酒每欲圖障興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吁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為山為石為水為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汙之跡也出畫斷

李仲和

唐李仲和漸之子漸嘗任忻州刺史善畫番人馬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相國令狐綯奕代爲相家富圖畫即忻州外孫家有小畫人馬障是尤得意者會憲宗取置禁中後却賜還出名畫記

劉商

唐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攻山水樹石初師張藻以造真爲意自張貶竄

後惆悵賦詩云苔石蒼蒼臨澗水溪風裊裊動松枝世間唯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出名畫記

厲歸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𤣥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絶自此雀鴿無復栖止此殿其畫至今尚存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真於羅浮山上昇出玉堂閒話

聖畫

雲化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将命施彩飾繪貴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将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閲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

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謂僧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啟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可以泥錮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闃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出宣室志）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

而不言李苦詰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毁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為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絶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

忽乘雲而上致滂沲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内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為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為

泥壁 出大唐奇事

范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為别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緻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水無不備

也李鶩異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出酉陽雜俎

韋叔文

唐進士韋叔文善畫馬暇日偶畫二馬札綃而未設色赴舉過華嶽廟前怳然如夢見廟前人謁已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覺下馬而入昇殿見王王曰知君有二馬甚佳令將求之來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已但有所乘者爾王曰有試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畫馬即對曰有馬

毛色未就曰可以為惠叔文曰諾出廟急於店中添色以獻之來春改名而第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四

畫五

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絶

八仙圖　黄筌　雜編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也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

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祕重之蜀主曾宣入内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捎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

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
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
録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
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揩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
定復疑初坐禪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
蕉花裹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色
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
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織

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絶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為第一出野人閒話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於尺素

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巒寺觀煙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小團扇內安姑蘇臺或畫滕王閣其有千山萬水盡在目前然須一季已來方就一扇其時諸王宰輔競相請有得之者奉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適意而已歸寂後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筆蹤或謂之墨寶也出野人閒話

應天三絶

唐僖宗皇帝翠華西幸之年有會稽山處士孫位隨駕

止蜀位有道術兼攻書畫皆妙得筆精曽於應天寺門左壁上畫天王一座部從鬼神竒怪斯存筆勢狂縱莫之與京三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焕其先亦專書畫嘗與翰林歐陽學士炯迺忘形之交一日聨騎同遊兹寺偶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在旁觀其逸勢復書歌行一篇以紀之續有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故書畫歌行一日而就傾城人看闐咽寺中成都之人故號為應天三絶歌行今亦録附曰錦城東北黄金地

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
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
當簷颭颭生秋光我聞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
璃瓦綵仗時驅狒狖裝金鞭頻策騏驎馬毘沙大像何
光輝手擎巨塔淩雲飛地神對出寶缾子天女倒披金
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繇是有
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公能於此地留
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狼高半胷寶冠動總上聲

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利腰纏去聲虎
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蟒蛇拖
得渾身墮精魅搦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有鎮在寶
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見
者皆心驚盡為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
人來間生匡山處士名稱樸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
簡累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
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去聲筆頭如疾風逡巡

隊仗何顛逸散漫奇形皆湧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
劃然如鬭敵聖王怒色攬東西劒刃一揮皆整齊腕頭
獅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絡鞮馬頭壯健多筋節烏觜
彎環如屈鐵遍身蛇虺亂縱橫遶頷髑髏乾孑裂眉麤
眼竪髮如錐恠異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
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脉沈沈當正氣如何
請得二山人下筆咸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
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般生眼前後

來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甞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出野人閒話

八仙圖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嶽四瀆真形并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精彩欲活見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絶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黄筌令取模様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

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真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歎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筆跡之縱逸覽其讚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愛點畫之宏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絶八仙者李已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璝岀野人閒話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挖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内寢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絶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别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為别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

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拇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别識出野人閒話

雜編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素奇巧皆入神之跡雉尾在東廊觀音院大士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雞一身遍而觀之勢若飛動也

國朝李嗣真評畫云顧畫屈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此圖嘗在韓吏部家張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

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出尚書故實

僧道芬會稽人滎陽人鄭町處士梁洽處士項容青州處士吳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雅淡梁洽美秀項容頑澀吳恬險巧有畫山水録記

平生所畫在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自云初夢有神人指授畫法恬好為頑石氣象深險能為雲雨氣象又有王默師項容風顛酒狂松石雖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後以頭髻抵於絹素王默早年受筆法於台州鄭虔

貞元末於潤州殁舉柩若空時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為海中都巡問其意云要見海中山水耳為職半年後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乃項生弟子耳彦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覺默畫有奇也出名畫記

有别畫者與人同遊寺看壁畫音聲一幅曰此涼州第幾遍不信召樂官奏涼州至畫處用指更無差異出盧氏雜說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筆一管約一寸麤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鋋文有王氏筆管記是也類韓文公畫記椅玄質子紹孫髙雅博古善琴阮余舊宅在東洛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旻郎中散馬七疋東壁有張旭草真蹤數

行旭世號張顛宅之東果園兩京新記是馬周舊宅出盧氏雜記

滎陽外郎贊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紿婦人盜市馬畫贊責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煙晦幅聯三四鑾蜀裁縹班籠皮軸贊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惜有贊皇圖書篆馬人有七萬購獻宰盈者得漕渠橫梁梗船倅職因出妓於闇又落民間言是寇倖其不鑒以早價市之為妓人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罪贊不

能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嘆云韓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齋籍自禁軍來認者贊以且異姦盜非願苟留因并畫徑送後永絕其耗出唐闕史

晉以前目所不覩難以平議晉以來厥跡存者可得而言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為三祖後世雖有作者難以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鳩集圖畫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祕府以備閱翫

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荊土洎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事仍舊縹軸不得而別也因而竊換張氏誅後為少保薛稷所收稷敗後悉入岐王初不奏聞竊有所慮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跡蕩然無遺矣出譚賓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

算術一

漢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一說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

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出異苑

又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通了玄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傳

真玄兎

漢安定皇甫嵩真玄兎曹元理並善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自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算時常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曹元理

曹元理嘗從眞玄兎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碩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筭曰甘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畆應

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出西京雜記

趙達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

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巳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出洽聞記

貞觀祕記

唐貞觀中祕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奏言臣據玄象推算巳定其人巳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

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占已長成在陛下宫内為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為讎更生少壯必加嚴毒為害轉甚遂止出感定録

一行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鄭公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歷經後又

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歷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歷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

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朗兗太原等州並差互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歷人陳玄景亦善算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語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頴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叚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劚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劚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真人

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緌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合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各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

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踈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耶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少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

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宫適顧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斷龜茲板令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項刺史具繪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託其夕病繪而終出酉陽雜俎

滿師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嘗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甚近王階璿自

謂黃門侍郎未可得也給舍又已過矣後果改為金吾將軍常侍王階滿公又云王鉷一家盡成白骨有所尅皆驗闕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

恬其名誡之曰子有官禄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殞出北夢瑣言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為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

樹葉數即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筭良乆曰若于葉衆不能覆命摅去二十二葉復使筭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

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欒量其廣深筭之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鏁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炤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牛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管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鬬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

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為人所竊詣輅為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

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出異

苑

淳于智

鮑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荆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出獨異志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垂命休祖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

獲炙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炙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色黄秀逕前喻喻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炙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隗炤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龔頁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妻賫板詣之使者惘然沈吟乃悟取著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

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國史補遺

郭璞

楊州别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䰟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㬥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迹其

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頃遂滅出搜神記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孔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

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渚宮舊事

吳中察聲者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為桃枝之所拉殺焉而

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出三國典略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載

張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出朝野僉載

湊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

剛直下獄景佺庭稱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欺左授湊州刺史初任湊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終服紫衫而終出御史臺記

蔡微遠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載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禄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禄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

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並被没溺而死出定命録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寺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為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

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為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為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為使入城更為君推之生至州果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某令向秩滿後選之令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

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幾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為君言之不必懟諱君先代曾為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為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

服馬出原化記

開元中二道士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國觀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庭珪崔玄昇

侍郎程行諶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出朝野僉載

蔣直

天寶十二載永嘉人蔣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憂李欲歸江北蔣又云公至縉雲郡却迴當有一緋一緑一碧人來相推按然終無事後果採訪使張愿着緋大理司直杜喬着緑判官張璘着碧來推遇赦而止出定命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頳陰日者　王栖巖

路生　鄒生　五明道士

黄賀　鄧州卜者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貟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

郎知政事綦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喫後此無禄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纔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給事中（出定命録）

又天寳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於越州沈七處卜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云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動羣陰咸陽下戕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

此行不至京而迴果至東京屬安禄山反奔走却歸江東出定命録

頴陰日者

陳澍為頴陰太守屬安禄山反遣縣尉姓孫向東京孫不肯行陳怒促之至東京遇禄山請往頴陰取陳澍頭禄山補孫為頴陰太守賜緋并領二十餘人取澍澍聞便欲至薄晚出城走録事參軍扣馬令迴澍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曰從令五日當有家便來取公

然有五百車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時公無恙矣然當去此求住不得後五日孫到陳於是潛以庫物遺諸衙内人至夜後偽作敇書追入京令向西兩驛上差人逆來夜半敇書至明早召集諸官宣敇便令手刃就館中誅殺孫并手刃二十餘人殺録事參軍其孫尉先令入取妻及女等夜半齊到明日平明盡殺之令上住知州事便發入京以官絹五匹賞卜者出定命録

王栖巖

王栖巖自湘川寓江陵白鷺洲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人比董奉栖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獘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著為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為生則閉齋治園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栖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栖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栖巖甲子乃歎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

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出渚宫舊事

路生

趙自勤嘗謁選卜於長安縣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後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牢相果索吏部由歷至十二日敕出為左拾遺拾遺之字各有一口又補闕王晃七月内訪卜於路生路云九月當入省官有禮字時禮部員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僕替人九月陶病請假敕除王禮

部員外後又令卜云必出當爲倉字官果貶温州司倉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託晃晃又問畢竟當何如路云其所以令兒託公其意可知也闕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曰君子此行愼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

二十年終當改名令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勞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為隙他年必為深釁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為丞郎魏謩為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厠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

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耶回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出雲溪友議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為部將遣使於鄴既

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即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為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

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脅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亦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

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即趙王也後恣横不道為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為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曾從容問曰具令已忝藩侯將來禄壽更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顧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嗇氣常以清儉為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

已多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為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為趙王也出耳目記

黄賀

唐昭宗時有黄賀者自云犨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為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沖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翰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

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即凱唱而還王悦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為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為君未若全身為國即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為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令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

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釁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厠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言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俸刃即匣劒而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皇縣尉張師曾卧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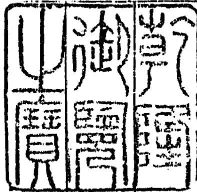
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筭之賀即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墮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叚誨者任藁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縶而送之者也迴未

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盍遲之謂也出耳目記

鄧州卜者

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

果半稔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値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黿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時吉焉出酉陽雜爼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七